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函十三冊

新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五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趙田

袁黃

編纂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威楚

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仕五載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

治不能復古

鑑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冬十月沛公至

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組以示天子之尊也繫頸者天子之尊也繫頸者

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軹音只軹道在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

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臣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夷

沛公以德行仁

邱瓊山曰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以降沛公既受其降則代秦而有

庶幾王者之師

天下者非公而誰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往庶幾王者之師矣

鑑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

走音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

蕭何敗秦圖籍

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

蕭何入秦丞相府先收藏之

以此沛

公後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蕭何習國家之體要

陳潛室曰

世常以萬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

蕭何器不在人下

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

蕭何器度越人

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天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相國君

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與也

朱沛國曰

高祖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獨不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天

基業富與
商周比隆

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煇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畧存於博士掌故之府使何與高帝少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百戰搶攘之日用帝王之道書以保治於一定甫安之時則漢之基業富與商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灰於頃藉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樊噲諫還

鑑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

霸上

樊噲起屠狗從事

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

行間乃有留居之

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

諫功不存蕭曹下

之精白者素謂無采飾也奢藉也欲

期代樊有識見固

令沛公反秦奢麗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忠言逆耳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

相於行

沛公乃還軍霸上

沛公還軍

霸上

郭大有曰

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

切不多讓也觀其請還軍

霸上使帝不為聲色貨利

官室玩好移其心志漢業帝王之基造端於此不然帝必荒淫
敗度將不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曹平勃其見豈不

出于下哉

沛公人咸陽除秦苛法

十一月沛公人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鑑沛公召諸縣父

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

約法三章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三章三條也殺人者死治以死罪傷人及盜謂傷人

開傷人不致死也及盜謂及為盜者也抵罪抵至也常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泰

使民安堵如故

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安堵謂將上皆安

也動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書法漢之所以得天下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莽苛政兩漢之興宜哉

陳潛室曰沛公之始人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

一家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王一言其利溥哉

有名
庶幾不嗜
殺人之意

深得弔民

之理

三代得天

下不過如

是

尹起

草曰

前年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秦詞伐罪帥為有名

誅無

道秦矣至此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舉

雖未

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

結怨

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

寬大

愛人秦容氣象於茲可見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

而已

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偶

然者

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鑑項羽

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

坑秦卒

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新安邑名今河南府故城在洛州澡池縣東

而獨與章

邯及長

史欣都尉翳八秦

胡致堂曰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

可以

法持不可以利奮也項籍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效

而為

之以威服天下殊不知昔周既勝殷殷之餘眾蠢有異謀

周公

東征去其渠魁而已逮成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為之

父師

教訓漸摩至於三紀然後不變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

向使

周家有怨疾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

是煩

惟而亂者象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

得而抗之諸侯王不服
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

綱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

塚大掠而東○鑑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

秦降將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

守函谷關無內內音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項羽進至戲戲許宜及戲水名在新豐東饗士卒欲擊沛公范

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

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伯其字也素善張良按史記伯殺良當活之夜馳告良欲

呼與俱去良曰臣為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入具告

因固要伯八見沛公奉卮酒為壽冠飲酒禮器也約為婚媾曰吾

為伯見張良

謝羽鴻門

舉所承之者三

項莊拔劍起舞

其意常在沛公

范增於項羽雖未

至言聽計從然尊

曰亞父君臣非不

相得者乃入關以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

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倍與背同言不敢皆負其德也項伯許諾

曰且曰不可不蚤自來謝自來羽處請罪而謝伯去其以告羽因言曰人有

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蕭何騎來謝

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數目謂頻數動自以諭之舉所佩玉玦音玦

以示之者三玦玉佩也如環有缺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入前為

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莊拔劍起舞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

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盾共器所以捍身瞋目視羽頭髮

上指噲曰眦盡

裂眦音際裂破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卮酒器也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貴乎且臣死且不避

一斗一生彘肩噲立飲咥之也咥食也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

前既不聞阻其院
秦將卒入關以後
久不聞阻其屠戮
咸陽而片片於舉
狀舞劍以除沛公
微論王者不無所
見抑未已

大行不顧
細謹
大恥不諱
小讓

堅子不足
與謀

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

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

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

竊為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

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

辭為遂間行趨灞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奉白璧一雙獻將軍

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亞次也謂范增羽尊范增次於亞父

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唉音哀歎恨發聲之辭堅子羽不足與謀奪將

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

士書沛公還軍灞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右暴

鷺梟比祥
鷺

問沛公見
羽濡門與
項羽不渡
烏江得失
何如

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
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華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
藹然可想今此書緒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馴忽震

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
視沛公真鷺梟之比祥鷺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

陳止齋曰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郢楚子不殺晉文公
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

諸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
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

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
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

有術中之隱禍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焉以逞
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

下之為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

袁了凡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勢不殆哉然行亡顧者有
左尹為之奧援也且羽雖叱咤風雷而其性擴直而

不疑多愛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論而不忍可以情動又公於
羽故亡隙而新有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其勢必難再殺公也

況還軍灞上封府庫而待其為跡易察而其詞固足冒耶公與
留侯蓋熟計此故以牙身冒不測而坦然若夷常自為去留羽
豈能制其命哉

丁南湖曰

羽之不君甚矣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誅項伯而哀范

惡增不諫又不去殊不思沛公增之君父敵也奚怪乎其欲害
之也且增有鴻門急擊之謀以項伯馳告張良破之有令項莊
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之是欲害公者增之忠而卒不得害
者伯之罪也若增於羽諸惡豈不欲諫哉柰羽之勢悍不聽耳
不聽固宜去然而不去者直以信等事二君非義也是以終身
為楚而卒死於讒此真可哀矣或曰伯之為漢如彼其著迹也
以羽之猜疑而獨不覺乎曰伯之詭譎而羽之麗暴適墮其術
中史又謂其素善張良則良以計授之密矣豈羽之識也又羽
之殘刻必不厚其季父而彼顧以家庭之親得為內潰之木及
羽敗垓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之委身他
姓而自滅其族也明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愚則曰伯不死
羽不生愚故表而出之以戒夫姦如伯者亦以勸夫忠如增者
趙氏曰秦自孝公石門之戰至赧王八秦之年斬首坑殺沉死
之數一百九十八萬八千暨如皇兼併六國又不下五
十萬使聖賢封域悉為邱墟聖賢子孫皆被滅絕既一天下西
建阿房東填大海北築長城焚聖人經書坑戮儒生巡遊不息

使生民肝腦塗地殘虐不道極矣先正有曰若始皇不死于沙邱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立胡亥是無天道也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宗廟宮室是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讎以伸億兆之恨當時天下之人未必不摧然稱快也作史者以此咎羽豈不謬乎

韓生說羽

韓生說項羽曰

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阻山帶河謂山關險

關中四塞之地

如帶四塞謂東函谷南武關西烏關北黃河是為四塞

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

衣繡夜行

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衣去聲漢書作衣錦誰

言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楚人沐猴而冠

喻楚人性躁暴也

羽聞之烹韓生

司馬公曰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

顧所以用之道何如

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弑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而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

重金龍湯

陽尊懷王
為義帝

金襲湯不能以一日
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陳止齋曰

昔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為漢嚮議者多

錦之歸斯以取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

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壤授三叛將其意蓋在於障漢軍之東

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雖高枕於彭城之地而巴蜀之

師不敢越境而下也不知夫償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返師未

卷而劉季已劫而奪之矣羽不能止而徒王鄭呂於韓以為西

蔽終亦以餉漢而已則夫關中之不守者羽非失險也失人矣

綱春正月項羽尊

楚懷王為義帝

○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

致猶復也蓋項羽欲王關中故先復命於懷王也

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

非有功伐何以得

專主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

命

陽外也命猶令也蓋羽外尊懷王為義帝而內實不奉其號令

袁了凡曰

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羊

然雖羽之標悍且有一日在上乃獨遵大柄揮置諸將若素君臣
大長者就此一事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具焉及羽入關使

人致命懷王主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乎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王梁

霸王分天下王諸將

楚地九郡都彭城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謂和也解折謂伏也已然曰

立沛公為

而事已和解矣又惡負約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

漢王

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南鄭漢中都郡邑今興元所理縣而三分關中王秦將章

戰國紛爭黎民塗炭蕭何於漢王失職憤怒時首言養民致賢其識有大過人者焉可以刀筆吏少之

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曰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

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關中之惡不猶踰於死乎能

誅於一人之下誅通作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古伸字湯武是也臣願大

養民以致賢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

漢以蕭何

而王之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

為不相

胡致堂曰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

用賢所以養民

公五漢高祖紀

高祖聞言
卽悟

能

何之謀

漢中

得失何如

引長輝來

歸善

歸 韓 良

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

棧目諫反踏險不容行架木爲

監金

漢遣張良歸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

漢中縣名也漢王遣良

百戰而百勝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
百戰而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

此卽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乃

之衆還取三秦以成漢業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

材之資曰爲高祖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高祖之封於

水宜乎

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卽悟漢業之興不亦

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土之所用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

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

城縣以備諸侯盜兵且示瓊勿無東意

月一日 林道復 廣時 所鑒

留侯善藏

其角

其意曰在

韓不在漢

張良有儒

者氣象

朱晦庵曰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曰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程正叔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

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問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為高

祖之臣可見矣

丁南湖曰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以謂可與之

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以謂可與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焉此程子之語鮮能道及

者也

袁了凡曰燒絕棧道此必良與善何諸臣熟計之蓋蜀道險土著鮮秦遷民居之易世矣恐其人搖動有舊土之思

漢未可招而有也又漢王諸將士多思東歸而道亡故燒絕棧道特限閼之而備諸侯盜兵亦一策耳且王以四月入蜀而是

年八月即出定三秦棧道已隨即續也謂良欲為韓錮漢王於巴蜀不知受琢之石長存可捐之林無窮何以錮之乎又漢王

張良復歸漢

良心一於為韓

子為如終為韓

吾必有以重報

綱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賜張良金玉良悉以獻項伯使請漢中地漢中當秦坤蜀良蜀所從出人秦道棧道在焉其為漢取天下慮已定於此矣

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書策臣時時從

漢王

書法

前歸沛公已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後歸漢何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著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於為韓已矣

尹氏曰

前此良已書歸漢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

初淮陰人

淮陰秦縣名今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

能治生商賈

史記信數從其下鄉新昌亭長奇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釣於城

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

漂聊妙反以水打絮為漂飯信喜謂漂母

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食讀曰飼吾哀王孫而

進食

王孫如言公子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也蓋尊稱之耳